

司空表聖文集

一

化國書館

Wa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司
空
表
聖
文
集

四
部
叢
刊
集
部

上海涵芬樓藏
舊鈔本原書葉
心高營造尺六
寸寬四寸一分

開

ka

館

ary

司空表聖文集序

知非子雅嗜竒以為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
機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顧無有憂天下
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据拾詩筆殘缺
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一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其
述先大夫所著家諫照乘傳及補亡窮

名權四歲能諷
誦其窮水輪陳

居賦十六著劉
氏洞史三十卷

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愚自撰密史皆

別編次云有唐光啟三年泗水司空氏中條王官谷濯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

一鳴集

司空圖 字表聖

第一卷

雜著

將儒

銘秦坑

宣城遺事

辨楚刑

容城侯傳

移兩神

議華夷

上譙公書

天用

與王駕評詩

說鷺

第二卷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題柳柳州集後

休休亭

山居記

注恣征賦後述

題東漢傳後

貽王進士書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與惠生書

第三卷

雜著

疑經

復東君後書

月下留丹竈

書屏記

第四卷

疑經後述

與極浦書

與臺丞書

Wakana Library

雜著

送草書僧歸越

絕麟集述

答孫少書

改章傳

華夷圖

烈婦傳

說魚

第五卷

碑

文中子碑

盧公神道碑

燕化園書
Uarhna library

王公生祠碑

第六卷

碑

王縱追述碑

華帥許國公德政碑

解縣新城碑

第七卷

雜著

王公行狀

上考功

石氏墓誌

復安南碑

第八卷

雜著

題山賦

共命鳥賦

釋怨

春愁賦

情賦

連珠

詩賦

第九卷

開化圖書館
Kazhwa Library

雜著

温州仙巖寺碑

三賢贊

觀音贊

李翰林寫真贊

今相國地藏贊

香巖長老贊

王貞公贊

相國老君

化莫雕刻律疏

澤州靈泉院記

第十卷

雜著

壽星述

擢英集述

觀音懺文

迎修十會齋

雲臺三官堂

十會齋文

注恣征賦述

障車文

成均賦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

Uchuhua library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雜著

將儒

儒以將道肥其內也武以將威肅其外也未有內自瘠
而外能勸者焉嗟乎古之用儒其所寄誠重矣儒之將
道必欲張其治也獨將之不足侈其道故分已之任以
寄于人亦由資衆力以夷大路綽綽然其甚闕也如有
用於時者天下不幾平於治哉嗟乎後之為儒其力寔

羸矣簡固以自持窘默而多口知所以任之於己不知
所以任之於人而責之故難用於時道亦削然不喻將
儒之權耳且古之言兵必本於仁誼反是則一決之勇
未足為武一智之謀足以奪其機矧兼吾道以制於未
萌哉嗟乎道之不可振也久矣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
道益孤勢果易凌于物削之又削以至於庸宋本
誤傭妄於
武可也必將反是請先將儒

銘秦坑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覆儒讎儒
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紀恩門王公宣城遺事

凝

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詔假禮部尚書按
察宣歙池三郡既即治未涉時吏化民悅晝亡可為冬

十月賊始自同安分濟入屠至

或作主

德

在池州

公遣將隊

疾以兵助守池州州亦有備賊少却會其黨繼至聲言
扣壁實欲轉襲南陵公揣之如其計命樊儁進扼青陽

路傳故自彭門分公察其健決而易敵試之邀險無得
輕動傳伍去會諒者言寇少將遁氣欲生沮之麾兵不
顧既而越險賊遽至軍遽委而逸聞二日馳歸以敗告
公救其違命立斬以徇諸將在南陵聞之者皆股慄以
死綴賊故青弋江得志為備青弋在江南東陵也人亦不搖矣公
前命寧國兵遮截之生得其躡白數十騎乃並山引退
四月兗渠復大入而都紀王消亦自采石起援公宴勞
加禮且諭之曰盜慝情詐吾盡得之矣緩則抵虛以自

張急則紿降而脫死無他謀也今席勝而驕謂吾城不
勞而可綴則攘臂而東前無絲髮之礙矣若知吾堅壁
待之其勢自歛將軍第披甲稔威以伺其隙慎勿與之
驟戰也消意銳自州城日趨四舍至南陵未會食而陣
遽死之明日中貴人復斂敗卒尚四五千傷痛之聲與
塵埃相雜而至江南雅自怯獨幸北軍以為固及聞消
敗相顧失色賴公前策消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中水
乏而泉自躍出人心益牢竟免攻圍之患既踰月中貴

人沮撓無去意卒橫不能禁公以書讓之曰吏之捕蝗
者既不克勝而且仰食于民是率暴以濟災也今將軍
纂天下精兵挫於狂寇而又恣之俾民不得治其生業
何以稱主上所以待將軍之意哉中貴人詞詘趨發其
親吏入里舍歐奪民馬公乘門望之麾左右立提置杖
殺軍愕眙不敢留自後日夕撫循常若寇復至者其儲
蓄繕完之利到今賴焉噫公始以傑德峻望為時聳服
而復時恢濟之心人莫能見雖不得致其道以和平天

下然得境徹隣不洎得賦句有誤亦足濟庸而塞恨耳愚
嘗嚴跡門下受知特異敢次見聞以開史氏之聽

辯楚刑

楚謂獻璞者欺我乃連刑之酷哉曰彼獨鑒之不勝耳
然其嗜寶之心皆達於卞子故連刑之無怨王亦卒受
於楚國嗟乎國之嗜賢宜急於楚之嗜寶也必嗜賢上
心達于天下則負材求進者雖黜於見疑亦未為怨必
有釋其疑者則其卒用于世也可幾矣不猶愈于易其

知而嫉其進者耶嗟乎刑與辱上之所以肆於下也楚
無嗜寶之心下豈受刑上無嗜賢之實士豈受辱必待
誠門而絕愧哉

容城侯傳

容城侯金炯者本蜀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
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
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
皆傳修煉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

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屬之歷試臺閣號
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于婦

人女子媚嫵

文粹
作惑

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雖待

物無私方圓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于上以為背
面不相副炯亦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
斥後有月蝕之變時宮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
急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
城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

薄子權戚中或無然自意則狹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
 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
 鄙其為人乃復以讒廢歸老于家太史公曰炯之遠祖
 當軒轅時以化服於祝融氏得薦于上能強記天象宋
 無象字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
 規模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
 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
 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公亦以精鍊見重觀炯

炯

雖任用兢兢唯恐失墜不善悔匿果為邪枉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移雨神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剗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去聲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怪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于天歸

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羶之饋
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教者何以為神
假曰非吾所得顛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上是亦徒偶
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為
神危之奈何

議華夷

議天下之大勢者滯而拘古必曰固于德剛而簡謀必
曰弭于威是皆不足扼陷危之機也必濟德于謀濟謀

於險庶幾可以壽宗社之數矣前古迂儒曠耳援據滋
惑不能中令之急病而近朝有心於經制者杜司徒之
治道李安邑之地志元中書之安邊不謂不馳騁于古
今成敗之際也唯賈僕射耽并苞通苞華夷綿絡山川披
圖摘要繁而不齊可謂勤而至精者矣雖然量力救時
當置遠荒于度外國史事有追惜而不可形于紀述者
或關防戰而不守或控制議而不行或倉廩弃而不保
利害之效可見于斯愚是以翫而不厭也雖失之已久

得不慮哉

上譙公書

再拜伏思以布衣犯將相之威者近皆相笑率為狂愚
是輕薄子不能以恢然之量待今賢傑也相公得不念
之耶某迹拘世累而業久于山援古勸今思有所發者
蓋竊惟近朝據重位而勇蹈功名之列恥天下有遺材
直吾相國也又敢求吾相國之心所以未忍弃生民之
望者固非濡濡于富貴豈不以常持大柄事或阻心且

復弛張俾無遺恨於不朽耶愚以是竊拊有以企天下
之福矣雖在於至愚猶有輕慮誠以相公既當有得賢
之盛將尤以惜失自持既嘗獨決機權將尤以事不足
問則黨附之嫌或興而專美之道可隘耳請陳其說夫
用人也固得矣亦在知失之不足蓋為明則偽者懲而
實者勸且無傷于愛士處事也固濟矣又知謀之不必
自我為知則聽日廣而神明不勞且無傷于好謀是道
也蓋哲賢用之而不竭相公得之而不疑坦懷至公自

無愧古然後文尚制科之選武先西北之虞

前年已上
蜀相書

抑簡誕以指空峻規程而括寔則病應適時之宜盡矣
此皆相公夙自貯於沉實而小子雖吃悖不能面發願
激揚於片詞耳非為挾利之資也抑自古釣竒而售跡
者既多以分蹇動無所合且寔必俟臨機方見其萬一
非敢率易併黷尊威干犯之誅則不復自同輕薄子以
為疑懼俟命再拜

天用

村軼而鷲捷者不待賦而後食蓋濟已之約得以自任也龍雖善致風雲然必有所稟而後能施其澤吾知其不能自神矣苟專其用而汲汲於濟物亦將救禍之不能給雖川后岳靈孰可撓其所守哉噫時乎時蓋賢括之所宜稟唯用天之用然後功約而濟博

與王駕評詩

一本有書字

足下宋伎之工雖蒙譽于括賢亦未足自謂必俟推於其類而後神躍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即醫而斲

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是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于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池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蘓州趣味澄復若清沈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柳又其次元白力勅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德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厭後所聞徒褊淺矣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

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
借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于其類豈止神躍
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
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
吾言之無怍也道之不疑

說鷺

鷺雖同類有巧拙之目里人構其寢始就而拙者遽巢
其間巧者繼至必搏而逐之俾之他室雖重椎亦以為

司空文一
恨里人不能決其去留者蓋辯之不早辯耳噫彼之所
工豈能自固其室已或為拙者所沮人尚惜之然則賢
不肖之取舍其利害于天下何如耳治亂之兆孰易于
此乃繫于所擇後先耳可不惜哉可不惜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一鳴集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醞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

揚渟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竒前輩
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蘓州澄澹
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
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澁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
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
韻外之致耳愚幼常自負既久而逾覺缺然然得于早
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
午時天

上句云隔谷見雞
大山苗接楚田

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悒

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
雨樹密鳥衝人得于江南則有成鼓和潮暗船燈照島
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鶻

喜靈

宋本
虛

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雕聲帶晚飢得

於喪亂則有驛驢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
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閑幡影石幢幽
得于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
有松日明金像苔龜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

卑得於郊園則有遠陂春旱潦猶有水禽飛

上句綠樹連村暗黃

花入

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

寥則有孤榮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

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于淺澗亦未廢作者

之譏訶也又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

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

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

燈照落花

上句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

又殷勤元日日歌午

宋本

作舞

又明年

上句甲子今重
教生涯尺自憐

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

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

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倘復以全美為工

即知味外之旨矣勉旃某再拜

宋本無
此三字

題柳柳州集後

金之精麗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于磬而渾於鐘哉然
則作者為文為詩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
耶思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

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闢者所
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勦敵也愚常覽韓吏部
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抉於天地之
間物狀竒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
部文集所作亦為道逸非無意于淵密蓋或未遑耳今
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深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
克壽玩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
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

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
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
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禪後之詮評者無或偏說以
蓋其全工

休休亭

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其

一作具

美在焉司空氏禎貽谿休

休亭本濯纓也濯纓為陝軍所焚愚竄避踰紀天復癸
亥歲滿稔人安既歸葺於壞垣之中構不盈丈然遽更

其名者非以為奇蓋謂其材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老而賸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盡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也其一日闍顧謂吾曰常為汝之師也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為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豁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

東北楹自開成丁巳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
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休休休一本止乎且又歿而
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於家國矣復何求哉天復癸亥

秋七月記

咄諾休休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著休
休莫莫一局碁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
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言耐辱摸

山居記中條

中條蹴蒲津東顧拒虞鄉纔百里亦猶人之秀發必見
於眉宇之間故五峯頽然為其冠珥是谿蔚然涵其濃
英之氣左右函洛乃滌煩濟賞之境會昌中詔毀佛宮
因為我有谷之名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今司空氏易
之為禎陵谿亦曰禎貽云愚以家世儲善之祐集于厥
躬乃像刻大悲跂新搆於西北隅其亭曰證曰證因之
右其亭曰擬綸志其所著也擬綸之左其亭曰修史勗
其所職也西南之亭曰濯纓濯纓之窓曰一鳴皆有所

警堂曰三詔之堂室曰九籥之室皜其壁以模玉川於
其閒備列國朝至行清節文學英特之士庶存聳激耳
其上方之亭曰覽照懸瀑之亭曰瑩心皆歸於釋氏以
栖其徒愚雖不佞猶幸處于鄉里不侵不侮處于山林
物無天伐亦足少庇子孫且詎知他日復覩眸容訪陳
跡者非今茲誓願之証哉久于斯石庶幾不昧有唐光
啟三年丁未歲記

注恣征賦後述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
 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游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飲
 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諛損致憤于累千百言亦猶虎
 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邱林鼓溟漲不能快其
 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于彼而少喪於此宋本無得
 少二字侈其虛而歎其實彼或一作惑充然自熹而又以拱
 默相持曾不知謂設于晷刻之間一作日月設于晷刻之間蠅翔而
 螢腐耳然則著明幸于弃黜而能以恣征爭勅千載之

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
于彼哉且上自聖智下至豪特之士得于文學者多矣
豈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况面墻而悸
繆者何翅于此耶愚前述雖已恣道其適壯懷艷矣而
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是以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
著擢英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于盧君且凡稟精
英一作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
舌亦猶武人逞怒于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于讎敵

必貽家國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題東漢傳後

儒衣而武弁者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搯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雖切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鈞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

宋本以

區區之身雖

宋本無此字

殘壞天

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
未嘗沮物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鷙獸不草其
暴麟不足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為瑞也况彼
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啾啾以至於大亂哉惟據正而能
屈已者庶可與權

貽王進士書

辱示製述甚非所宜敢不以所說陳於左右哉楚宋交
怨而使在其間宋人有得玉于境者遇楚使適至誇示

之楚人謀沮其玉請先譽于宋國既獻宋果怒曰玉產
於吾土而價張于吾讎是欺我也不果售今吾守道固
窮且竊文學之譽是邪競沽虛者之讎嫉也吾子之才
固奇矣乃以所贊寘於吾懷是玉未適於市而噪者已
盈于門矣必曰不投知于司空氏必曰不受知於司空
氏則雖吾子之奇必足速得志於時矣舍是無他術也
所貺益腴不敢發押幸詳其意勿冒時之所忌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洛自西北趨大河蓋同源於積石伏而乃離發而復合
耳故其水皆渾而悍暴難制然左輔土田賴之為膏壤
堰雖勞不可廢也而又振泥加厚水勢益仰去故治之
治之勤日倍也大中末州南堰壞久不能復比歲旱蝗
閔畿尤困咸通五年太原王公自中書舍人出牧是邦
思所以利人者亡易於此乃省公用節私費儼徒賦役
躬親率勵得健吏于珏授以成規亦既集事而中作雨
甚川壑會流雷風蹴雨而鼓之益肆狂噬雖有力者堅

百仞之阜亘為其防亦不能禦勢明矣必俟志誠克敷
旁資感効耳公晨往河壩跪陳牢醴既以陰雲潰穴功
倍人悅翌日堰乃成水折而東皆若導而徒令邑里交
賀合樂以迓之流聞京師中外以為國慶時國家兵役
屢興漕輓已絕故自淮汴至于河潼之交百教皆剝人
無所仰視之者雖已鬻食亦若銜鉞而返農飢卒急何
以振其威力哉閔中不涸之轍必本是堰公果成之以
明大計雖旋亦決敗而功緒足遺後人矣七年秋愚自

蒲獲展贄見之禮出次近垆備得其事因著于篇以彰
勤濟之志云

與惠生書

足下某贅於天地之間三十三年矣及覽古之賢豪事
跡慙企不暇則又環顧塵箴自知不足為天下之贅也
噫豈非才不足而強者耶雖然丈夫志業弘之猶恐自
弱誠不敢以此為憚故便文之外往往探治亂之本俟
知我者縱其狂愚以成萬一之效壯心未決俛仰人羣

今遇先生俾僕得以盡論顧修本討源然後次第及於
濟時之機也唐虞之風三代非不弊也賴聖人先其極
而變之不滯耳秦漢而下時風益澆視之而不知其弊
矯之而不知其變質文莫辨法制失中侮儒必止泥儒
必削則士大夫雖有自負雅道者既不足以鎮之而又
激時時之怨耳漢魏之際其弊益極懲馬融胡廣之流
流故李膺鷲而峻誠何晏桓範之俗則王衍簡而清矯
之而不和滯之而不顧始以類聚相扇終以浮黨見嫉

以至於國家皆瘁不寤也悲夫故愚以為今欲應時之
病即莫若尚通通不必叛道而攻利也隘則驅之以讎
已樹政之基莫若尚法法不必任察而嗜刑也弛則怠
之以陷人捨此二者伊周不能為當今之治苟在位者
有問于愚必先存質以究實鎮浮而勸用使天下知有
所竟而不自窘以罪時焉噫有必不能辨之于言者有
之矣未有無其心無其言可以垂名於不朽者且一家
之治我是而未必皆行也一國之政我公而未必皆行

言空文二
十一
也就其間量可為而為之當有以及於物不可為而不
忘亦足以信其心必曰俟時而後濟其仁蓋無心之論
夫百人並迫于水火可皆救之斯幸矣不可皆拯則將
竭力救其一二耶將高拱以視之也幸先生以質於時
賢審其有心然後編次第之說再拜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

一鳴集

雜著

疑經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之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否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

人為魯不為周耶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為晉侯諱名

天子豈不為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

侯如欲垂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于諸侯之史是悔

愾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

必若王人責其稽命則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倘

以取金為不文宋本無不字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

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絕句求金是使

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文誤

不字

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合是而譏訶皆小
小者爾

疑經後述

愚為詩為文一也所務得諸已而已未嘗撫拾前賢之
謬誤然為儒證道又不可皆無也常得柳子厚封建論
以為三王樹置蓋勢使之然又有是長弘之辯意其多
於救時今夏孫邵自淮陽緘所著新文而至愚雅以孫
文不尚辭待之頗易及見其卜年論又聳然加敬今鍾

言堂文三
陵秀士陳用拙出其宗人獄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
贍博精緻足以下視兩漢迂儒矣因激剛腸乃有詆經
之說亦疑經文誤耳蓋急於時病言或不得其中亦欲
鼓陳君之銳氣當有以復於我耳時光化中興二年

復陳君後書

吾既以疑經為後述矣今年夏陳君果復致累百言且
援穀梁之說欲以質吾吾熟視其書率意而答之足下
所復云云非不知也且夫謂之求則固當偕受其譏矣

雖然舅姑之疾且餒苟力不能制其悍婦則必羸其聲
求哀于一飯豈忍誚之乎吾本朝之臣耳豈敢誨其苞
茅不貢之漸耶千載之下必有知言者不多譚

與極浦書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
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譚
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愚近有
虞鄉縣樓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

聲軒車駐晚程即虞鄉入境可見也又南樓山色秀北
路邑偏清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其柏梯之
作大抵亦然浦公試為我一過縣城少留寺閣足知其
不怍也豈徒雪月之間哉佇歸山後者花滿眼淚迴首
漢公卿人意共春風上二句楊庶子哀多如更聞下至於塞廣
雪無窮之句可得而評也鄭雜事不罪章指亦望呈達
知非子狂筆

月下留丹竈

詩題五字乃直真仙之詞也邵陽某縣

絕句

人或聞其山

實異齋禱積稔果有蹈空而至者涉筆附楹久之乃罷
去既而熟視木文則字皆隱起成列矣某年中廉帥上
聞且命鏡其逸跡藏於郡廨其後為刺史李岫所得今
傳於孫君豈精契之所感致耶光啟三年秋八月既望
愚獲覩於王官別業噫跡雖顯竒道必體正故為物怪
之所中者見之莫不洗然蓋其事目擊可數也吾知此
邪佞以冒進者亦當膽慄自廢豈俟圖鼎然犀而後辨

言文三
四
斬妖之詭態哉綴之全篇以志誠敬且期自警云泗水
司空氏記

月下留丹竈壇邊樹羽衣異香人不覺殘夜鶴分飛朝
會初元盛蓬瀛舊侶稀瑤函真跡在妖魅敢揚威

與臺丞書

中丞閣下某昔者常從其友於都邑之鄙其鄰叟有善
藝卉木者或從之鬻于都下未嘗不亟售而返人謂之
曰里市所貨皆資生之所闡尚有提之汲汲而不克售

者今叟晨往暮歸未嘗少滯其所齋何哉叟曰齋植之
道雖本於天時亦且診於人情耳蓋視其人夸其居侈
則所翫者必欲朝炫其葩夕味其實矣彼或以勁正自
處所植必慕賢良吾皆揣之各銜其所欲焉有曝滯之
患哉今閣下前為小宗伯實振惟公之舉庶不孤吾道
矣况憲府僚屬繫本朝之輕重是尤宜於慎擇也會昌
中杜牧之為補闕陪賀客於孔氏之門獨斂板而前言
御史丞風威在取人之得失乃薦邢群焉今有邢賁者

乃群之猶子雅志貞獨且以名節自任其所任其所為亦足觀其所志愚以是輒有里叟之說蓋待吾憲丞不薄矣且自古推心苟不望報於其人則未有不堅於著效者愚所任不私而已苟謂言者之輕而舍諸亦非敢以為恥又有王駕者勲休之後於詩頗工於道頗固但其所知方在顯清之地不敢越境以輸其珍耳所與論詩一首亦輒緘獻其他當俟閣下操人柄救時艱而後敢以志英豪之事業者達於執事庶不驅之讎敵也再

拜

書屏記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

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

誣也國初歐陽

一作虞

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

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戴從

宋本從後

事於商於因題記

宋本無記字

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

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

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為貺壽凡四十二

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

此下一本有詩其二字

朔風動秋

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或綴小簡

於其下記云怒猊扶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

清且披翫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

氣相資竒功無迹

宋本無迹字

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

者皆美神物窺爰必當奪璧于中流飛鏃于烈火也殆

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

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

宋本無後字

所藏

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

宋本

無哉

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顛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

評論因感情追述貽信後學且冀

宋本作真冀傳本訛作且

精于賞

鑒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三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

銜涕撰錄謹記之

宋本無之字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

開化圖書 華文書局
Wahua Library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四

一鳴集

雜著

送草書僧歸越

儻音荒之俗尤惡去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
發其橐焚弃札牘之類以快既自容矣又讎沮繼至者
若不勝其怨噫是華舌夷心而又甚之者矣洎天下將
亂則雖吾里其風亦變果儻荒之流民亦多矣儻或未
化亦其益孤不能自振苟聞志于吾伎則必躍而游之

矧踵門而勤請者耶誓光僧生于東越雖幼落於佛而
學無不至故逸跡適勁之外亦恣為詩詩以導江湖沉
鬱之氣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雖孟荀復生豈拒之哉
今繫名內殿且為歸榮足以光于遠矣永嘉西岑康樂
勝遊之最是行也為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絕壁

絕麟集述

駕在石門年秋八月愚自閔畿竄浙上所著謁詩累年
首題于屋壁且入前集壬戌春復自擅山至此日敗疴

作火土二曜叶力攻凌可知矣冒沒已多幸無大愧固
非賈恨而有作也尚慮道魁釋苜見之慙然於我者蓋
此集雜言實病於負氣亦猶小星將墜則芒焰驟作且
有聲曳其後而可駭者撐霆裂月挾之而共肆其憤固
不能自戢耳今之云云况恃白首無復顧藉然後之賢
英能喀出肺肝以示千載亦當不免斯累豈遽咄咄耶
知非子述

答孫郅書

孫君足下所貶累幅皆厚責於我是足下勤於吾道必
欲起而振之也何以克當雖然始於退者皆曰吾之必
誠也今愚獨以為不誠自訟亦誠在其中矣幸足下詳
其旨古之山林者必能簡于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
坐然不能自勝于胷中及不誠于退者然亦窮而不搖
辱而不進者蓋審已熟雖進亦不足救時耳彼一飯之
馨或請濟於其鄰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給之也矧當艱
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爵秩來天下之賢材將與之共

拯其可沽虛而自集耶且自古賢達用捨之際當俟至
公物情而後天意可見雖宰執大臣之推心亦不能察
天下拒我之意也况足下一布衣其可獨私于我哉書
曰龜從著從則人亦不違天矣足下所示勤勤如此而
數舍之間果致失墜是非有物亦欲沮之耶始吾自視
固缺薄今又益疑其不可妄進且持危之術制變之機
非鯁懦之所克辨也愚雖不佞亦為士大夫獨任其恥
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責

陽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于大患哉其所
為者或奮而不彼匹夫匹婦亦可為之孟子所謂非不
能也足下粹於道義耳其間亦有未盡於僕者勿多譚
再拜

段章傳

段章者不知何許人咸通十年吾中第在京章以自儗
為馭者亦無異於他傭也夏歸蒲久之力不足以調給
乃謝去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愚寓居崇義里

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廩下將出羣盜繼至有
擁戈拒門者熟視良久乃就持吾手曰某段章也係虜
而來未能自脫然顧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

主張將軍意下士且幸偕往通他不且仆藉於濟輒疑作

溝轍中矣愚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導至通衢即別去愚

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遁至咸陽橋復榜者韓鈞濟之乃
抵鄂縣

贊曰時方治平士君子足以相濟而禍亂之作必廝殺

言文四
四
者乃能脫事患古人所以安不易危耳且章之服役吾
待以常備耳及瀕于死竟賴其義而獲免吾知他日吾
屬報其所奉果致不愧於爾曹耶乃志于篇期以自警
云云

華夷圖

辨於微而能制之者勝也審乎要而能備之者險也勢
所以決用奇之智險所以濟經久之謀雖英豪復生亦
止以易此論也愚中外家世究天人之際而不肖者更

文宋本作文自喜不能屈已以救時他日雖苟行亦不

可追已失之機矣苟危極而變當寄之後生者耳煨燼
所殘尚存賈僕射躄方域之志披圖校驗成敗可知以
是懇上未能默已千載之下必有知吾言不昧者司空
氏察鶴亭記

烈婦傳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氏叛其帥李
塘塘走蒲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粹

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逆且拜益急乃持其袂
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于府賚
之酒帛醫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偕全
愚寓居濱渭得備聞于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遇
和平日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
族里閭俾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者皆
賴之豈徒炫于視聽哉愚以為知言者乃著其事也
贊曰蓄千金之貲雖止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况蹈危

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盃足以駭之而白及
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无悔者
也豈化漸之有自耶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
貽史氏之愧矣

說魚

蒲之東七十里山秀而瘠故其水迅激不能蓄鬐介之
族著於方志焉王城谷司空氏曰禎貽溪其巖瀑尤為
隋末愚常派貯于庭欲資涵泳之翫或致于他所亦不

更夕輒暴去前年捧詔西上復移疾華下則鄰之佛者
遽至言石竇泉隙魚皆充物愚熟念竟不能究其說而
佛者謂吾久于是溪雖才庸而命弛然撫其愛育之心
足以達其物類蓋斯魚之產是欲信吾心于方將耳而
愚尚以為愧也且此下一本有以字為羈涉歲而後魚集于故
山之泉彼能達吾之心宅幽而遠害是有物致之且惑
愚之妄進姑欲全吾道而保退安耳敢不自警也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四

司空表聖卷第五

一鳴集

碑

文中子碑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括之生受任於

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于戰國致其道於孟

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年

宋本無年字

之祚五胡繼亂極

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而

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教公皆

宋本無皆字

為其

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
碑聖恢之柄授必有施巨教之積濟亦厥時子惟善守
賦而不私克輔於我實為貞休之期

一本貞下有觀字

唐故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子章范陽人盧氏出于齊齊之始祖以姬周
克享于仁乃佐文武定天下施刑之後其裔孫又能以
大義匡奉且救諸侯之患宜其百代滋盛矣及拓拔陷
幽冀之域士人之整飾官姻不失其舊者惟于州黨所

為甲門高齊思道公為黃門遠公八世祖曾祖某官祖
某官皆以德義顯本朝先公諱某兼以儒術吏治歷任
終某州刺史娶清河夫人生公公植德秉仁而識致遠
大濟之強學發為文章故未就鄉學舉則時輩後生皆
以為傑出雖文場朽滯然時者亦歷指要顯不敢徒以
負地待之會府方重首薦公為主試者所強舉子未效
其業於主司則踵門投贖者已數百輩時宣宗銳意文
治白衣稍出流類亦往往上聞故公中選甲科籍則待

制名臣亦以得人為賀皆為儒風隆替當繫于公累辟
諸侯府亦以公去就為輕重御史丞將選察屬通相告
約纜及升班之限臺命已行太夫人在洛乞以散秩就
養拜國子博士分務殆十年公議所迫遷侍御史專領
東臺之務徵起居轉司封員外知雜事正色讜言舉劾
不撓遷司勳郎中時宰所忌出倅宣武軍以緩之未更
歲再入為某曹郎選拜萬年令大京兆每引見必優禮
言則規稟諸曹請事若奉嚴師其政可知也誥命極選

所以內訓百辟外訓四方元和中若韓李二文公裴晉
公令狐相國元白李淮南聯處內外制之任征伐約束
欣助大朝其後取人多以時望望勝則人以地優用輕
則才以勢軋兼而不忤乃屬于公拜某官知制誥每涉
筆委簾則同列聳貽宰相詳議大政亦俟入直乃行前
後六年編錄盈筥實一時之典則也丁內憂哀毀逾禮
士大夫莫不感傷免喪拜陝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前
蒞是邦或出禁旅恒畏內臣護軍劉重美黨類豪侈傲

視廉使橐新贖貨得以自尊及公至鎮待之有節重義
雖漸斂束故態未鋤公舉其壞政之甚者面數以挫其
鋒氣卒悅首受教確不外奪人自蘓息矣遇江嶺宿兵
邊戍之食滑州軍奮臂標迴開折天旅及驟至墻下吏
士慄縮皆請閉閤拒守公曰彼凍餒所迫未聞肆毒吾
因而撫之冀其返善若首唱其惡彼畏彰聞則懷疑蜂
潰矣廷議力未能制且當過有一作其所歸奈何及開門
具饑勞召主將親諭之果遽感悅一作悟而東達出境人

無罹其患噫古所謂仁勇難哉其他惠愛廉平猶可徵
諸故老初公報政當陟且懸文柄之命權倖所沮事未
克行及此傳聞中外推敬故宰執得申其所志冬十月
拜禮部侍郎群輩之噪聚勢門欲以浮論籠駕主司者
迎自咎其牙角泊入貢署纔引明經則羨稱已譁于外
遇大駕南幸乃中輟入至今惜之明年春自都潛出二
月至中條舍於幕吏司空圖被疾浹旬方至洛由漢陰
詣蜀舟行迂滯尚以後至授國子祭酒公論逾鬱拜御

史丞兼左丞東拔端良風威益振駕迴未幾又徒步危
從於寶雞至褒中岐蜀阻兵食俱困主相深念計無所
施乃拜公戶部尚書領興元留事知節度使事焚剽之
後百姓逃竄公躬自招撫且徵賦食山岵相勉貢輸軍
聲大振時議以為蕭何大勲寔非公不濟上每斂容優
異許以入輔者數矣公堅讓乞退至京尚以檢校司空
太常卿疇庸遷尚書右僕射自古澄汰稍厲多礙于時
苟訾失實則受制群黨驅之讎敵反為國病矣公謂軌

律在已足以正人未嘗感愛憎之言遽出升黜而尤者
自去明恕亦彰又古所謂得大臣之體者乎仁哉累授
保傅尋以檢校司徒致仕從堅請也大駕移幸公自華
至洛天祐二年九月十日寢疾薨于長壽佛宇享年八
十六嗣王輟朝贈某官謚曰某噫古之碩賢或享高位
上壽蓋尸其柄者時顯至公以警于昭幽俾為善者不
悔耳公孝于家勤於國宜於人既如是而報應又如此
果使後之追企者唯恐不逮以邀福于神明然則善人

之化於人雖沒世而彌彰矣且家邦將盛必有所繫蓋
感致之效當究其源耳初公既屬文太夫人知其友愛
諸弟且命相敦誘故諸弟子亦能師稟就其所業及公
中第即又孜孜指導進取果歲繼捷皆籍于顯地祿養
之榮考敬之美一時罕及也推是而言則詩所謂施于
兄弟至于邦家公宜與聖人之徒亘百代而合契美哉
公介弟尚書公紹尤檢尅亦能率其子弟俾勿無違者
仲弟治考功郎中季弟沉右補闕從事洛都留守府蓋

雅族積祐有以保持公以其年十月某日附葬于緱氏
某鄉某里禮也夫人姑臧郡君李氏柔順明淑叶公慈
卹內外孤嫠賴之獲濟先公而終孤刑部侍郎膺實惟
冢嗣敏材慎行而囂競不能入第賡左補闕整々唯謹
目為令人有以見綿祚無窮也自昔揭大名擁大望苟
無其寔必若負重而趨雖非有力者擠之亦當自蹶矣
宣懿之際士類方競其間與公別著親友之分者崩々
當世止有數賢皆退可萃天下之澆風進可荷天下之

大任歿則金石之綴史氏之筆端豈容易而品級哉千載之下必得其人蓋知始無愧耳今年秋八月愚詔追洛拜公床下明日繼謁蒙手授以詩且有釋氏多言宿分深之句瞪視不言若屬意于紀述默至感悟誓竭菲才况業履謨庸三紀備熟雖有文酋之工亦莫能詳悉然則刊爾信寔門人焉得為讓銘曰

姜佐宗姬仁移於誼馳及厥裔亦恢四履紉絕扶微蓋延世祀戰國橫潰獨整士風漢氏之東植顯大忠黃門

魁偉州黨所宗逮我太師教義足維出入允宜萬方廷
萃珍既疊委待公為瑞秉文慎擇列曹驟歷乃訓百辟
國事洞疑王旅阻飢惟公是咨冠裳奕奕禮儀是則公
庸乃涉或點疑脫二字道之亨塞孰喜孰戚華崇之趾吾老
於此疑脫二字壽祉皆極報德照彼日星摩地載扁鏡石張
銘濟我淑貞勗爾後生

太尉瑯琊王公河中生祠碑

臣伏念天

一作大

人之慶靜則統和於天化動則保定于

中興莫不肇擁元符已濟昭登之德旁徵幽契亦申叶
 佐之能內著彌綸外宣風績克延休命共贊昌期雖復
 地輔登皇星樞誕聖八極壯斷鼇之表百靈趨駕象之
 塵信謂元方猶勤致人至若錫戈祚土賜履專征止圖
 九合之威亦賴五臣之佐苟虞定他本皆作官霸莫克任賢
 况頃者運厲履危時當戡難寓縣尚搖于垓北覬鼓方
 駭於沸騰欲拯橫流是資傑出漢廷劍履名臣之禮秩
 皆優烟閣丹青上將之風稜如在我國家之御歷也厚

深
 以

恢周德寬富殷人蕩千古而獨駕雄圖奄八荒一作鴻而

同開壽域宏材構厦常扶不拔之基曠俗傾風盡仰昇

平之化皇帝明融睿作剛體乾行深研不測之機廣被

無私之照常經多難時亦濯征掃氛沴于靈旗碎餅鑿

於天斧文思緯俗廓貞觀之英圖神武定基符開元之

大畧克諧注意本在知臣叶風力以陳謨駕昆彭而駉

績克綏中外保奉宗祧大順三年月日首議陟明累宣

恩詔以命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加檢校太傅兼中書令

河汾蓄寶閎閱資祥代濟賢豪業傳詩禮自標奇瑋難
藏豹蔚之姿本佚遭逢果振螭螭之舉式膺妙簡允著
宏規不有褒崇孰明獎勸且自古英達致用風範相殊
政則以理為先化則以人為本雖或議恭草昧名列循
良集東觀之羣儒皆令贊像推南山之汗簡盡使書勲
尚有間然孰當全美道之必合聖亦罕言大易所謂窮
神不行而速哲人所以垂訓不令而從蓋率以身先用
如響應公幼推至性動必有方色養不違友于兼備在

閨庭而惟謹處鄉里而無尤衛公靖幼寔師儒寧妨勇
烈英公勸貴能事長果保忠良是乃化已行於人子也
且移孝資忠自家移國信風行而草偃若傳命于置郵
故亂離已前委寄即重效彰理劇誠著讓夷課寔最于
西河榮遂臨於分陝車未及境寇已陷城僵仆如邱烟
埃翳日公乃唱大順振義聲招輯逋逃撫循瘡痍誅榛
薙梗漸闢樂郊撲魅驅狸潛消沴氣檄馳東夏饋賑西
師四海操心盡攝鯨吞之勢重閔失險獨當豕突之衝

壯我金湯剖其牙角實挫滔天之暴非徒捍境之勤大
寇既逃鄰封共慶遽求罷任本切歸寧堅避成功益彰
傑操是乃化已行于人臣也且卹刑育物往哲至論于
兵法之中亦叶道家之理雖戰同九地或于危地爭先
術用八門乃以生門為上勿輕士命方保衆心感哀之
由寬猛可驗雄名震敵忌惟在于殺降隆德傳家慶本
延于慎獄公明唯照意在勝殘深防巧詆之文每用惟
疑之典或有狂妄自挂網羅罪皆止于一身恩必加於

百口神明洞感福祐宜鍾是乃化已行于宰守也夫約
已裕人招懷必信推誠體國嫌釁自平公實寬宏且無
猜沮每示坦夷之道不行讒佞之言延納羈孤優容僚

吏位雖益重謙則惟光泛愛皆周□□□

宋本亦
空三字見賓

筵備禮者英畫綴于詞林將畧求材劍戟自森於武庫
况路當衝要時犒師徒使車旁午于軍中將迎益至羽
檄交馳於境上談笑忘疲志切匡扶義唯尊戴每承詔
命若覲天顏亦常因拜飛章大集戎旅誓堅金石同報

言文五
寵光保九重高枕之無憂絕五夜甘泉之有警內則頒
宣朝旨外則鎮撫人心竟用綏和到今繫賴是乃化已
行於藩閭也且將圖豐逸必正本源侈與驕期莫能勝
獎儉惟德固乃可移風苟曰聚人必先濟物公幼負四
方之志家無一擲之資意氣所傾英豪共感今則欲均
公用不樹私恩動有常規賞無濫費上勤時貢下贍軍
須月未及於授衣士已欣於挾纊農商競勸役不奪時
關市薄征肆無滯貨利每推於近監惠豈計于傷口靡

尚虛名多仍舊制雖風亭月觀不增遊翫之華而城雉
軍營足壯藩方之氣均能勸勇儉足養廉誠滿持全居
豐處約是乃化已行於閭里也率是五者施于一方薰
為和氣屢致嘉祥故得疵癘不生豐登相繼自竄渡河
之獸如驅避境之蝗禮讓俱興人無恥格征徭漸省俗
賴懽康貨殖殷繁井閭填咽街無促步巷有安歌壯十
乘之威稜冠三河之富盛閑防且啟雖候鳴雞徒侶宵
行罕聞吠犬此蓋固存小察唯摠大綱用弘寬簡之規

克贊雍熙之運景福元年正月上自將佐下逮緇黃五
郡聯屬四封者艾共忻弘庇請建生祠牢釀累陳至誠
難沮五月日都押衙錄事叅軍又詣讓軍使特進思猷
請奏別立碑紀上亦俯從人願有命微臣伏以祀典闕
文朝恩特允雖或徵於近史亦宜本於衆情丞相仁傑
之撫疲羸僕射元振之安夷夏皆留盛躅孰繼美談豈
不若峻峙在前人皆仰望洪流非遠日可窺臨所以別
創祠堂嚴陳象設者蓋皆蒙美利並荷豐功願申報德

之誠別置標度之所且公抗衡右族著籍本州顯沂水
之華宗煥晉陽之貴胄盤聯日下輝映閩東前修則家
牒流芳後嗣則鄉材森列公先君勲華早振政績頻彰
已結義于鄉閭仍種恩於部伍永言積慶實異他門况
元昆頃鎮河潼遠推表則仲弟鎮臨北地惠爰斯人季
弟植性謙沖宣勞宿衛次子今陝州相國能傳善教大
濟仁聲長子瓘故蒞平陽季子瑤今為慈牧並遵誥誠
皆稟廉明諸子等庭列鍾彝笥傳組綬靡忘承家之訓

方滋視履之祥而公又領蒲之初也深自竄伏過於推
奉越人燠穴蓋虐求賢晉國乞盟始聞定難既抗言而
誓衆方攬涕以登車里巷相懽風雲動色宸衷夙注寵
詔遽臨致閭境之允洽固本朝之是衛况家豐光烈治
陟殊尤流寓安得不歸士庶安得不感且自漢儀重整
周室甫寧三畿則橫被隩區九鼎則深盤王氣山河益
壯日月猶新心膂連營蓄雷霆於北落股肱重鎮寄柱
石於東門允副分憂合膺異渥宜其恢宏棟宇瞻奉威

容上顯聖慈下諧人欲極當時之盛美標曠古之殊榮
美矣哉臣跡本寓居心非昧利久懷贊激竊聽謳謠奉
眷獎于經綸素慚鴻筆因嘉庸于簡冊先琢貞珉方備
編修敢辭紀述銘云

貞符奉我誕命維唐跨轅三古牢籠萬方雲蒸日照
輦琛航基仁積厚祚德逾昌教有險夷時嬰否隔海岳
搖蕩神祇憤激軒僊垂衣舜勤舞戚皆安寵利宜恤社
稷殷憂將變興運有開涵濡動植揮斥雲雷地岌重正

天旋更恢疇庸乃睠共致康哉寶鼎傳銘雄圖作固儀
形九牧光昭百度威濟家聲功寧國步蒲人熙熙是禱
是祠孰歌且舞童頂龐眉何以祝之祝公之福險夷不
渝保是寵祿何以祝之祝公之壽左山右河惟公克守
何以祝之祝公謙喜公樂之人如酒斯旨何以祝之祝
公之安公安可久附衆惟寬公之報國人亦報公提嬰
撫稚必敬必忠人之報公神亦報之拂災御暴不流不
移通衢共仰華楹崇之義冠傑表煦物溫容蔚然喜氣

靡若和風樹之可愛蒲之所賴帝慈允屬天鑒不昧條
峯顏：城在碑在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五

開化圖書館
Kat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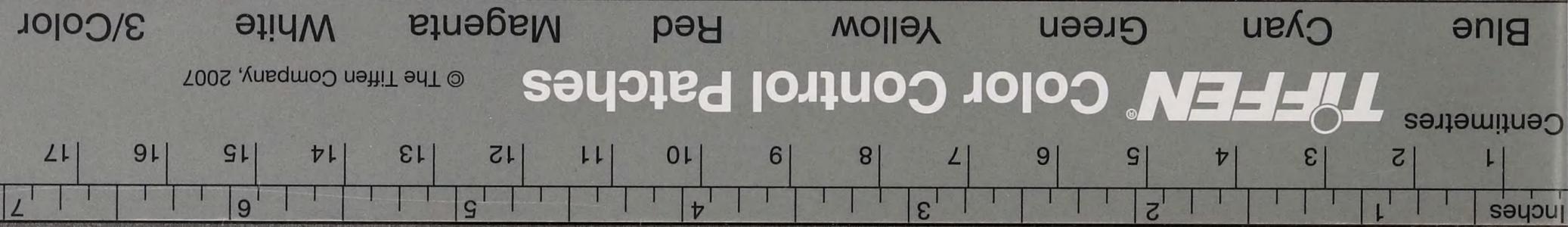
周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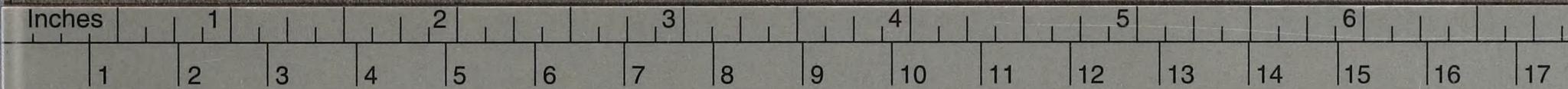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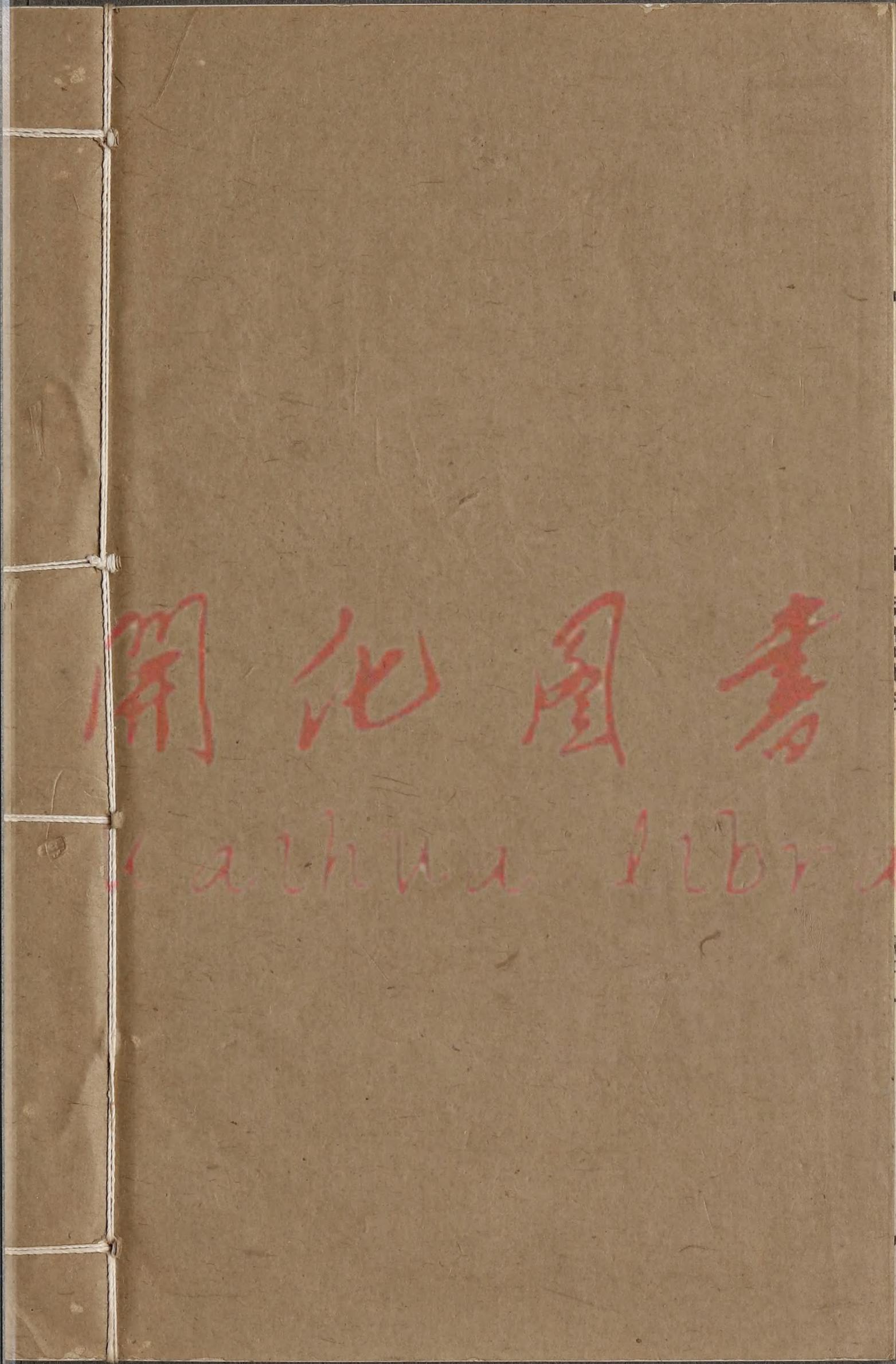
Kaifu Library



司空表聖文集

一

開化圖書館
Kaihua Library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